

# 輕舟已過萬重山

## 六十年見聞之八

● 陳亞芳（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 風雨同舟攜手渡日

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毛澤東在北京成立「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不久，共軍發動衡寶戰役、成都戰役，貴陽、衡陽、桂林、重慶等地相繼被共軍佔領，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以就醫為名，飛赴香港，繼轉美國，開始了他飄零海外的流亡生涯。行政院院長閻錫山組成戰鬥內閣，隨軍行動，企圖作最後的抗爭。在國民政府已處於風雨飄搖，大廈已傾的形勢下，我和王士俊拋棄在成都所有的財產及親人，僅攜帶隨身的生活用品至海南島的三亞治病，接著飄泊輾轉來台。初至台灣，先在新竹小住三日，不久即赴台北，居住於泉州街鐵路飯店。

當時，國民黨、政、軍機構大都遷至台灣，在台北市早已有許多親朋故舊居住，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夫婦、陸軍大學校長徐

培根將軍一家、東南長官公署的鐵久孚（字壽恆）等人紛紛前來探視。劫後重逢於海外，眾人都覺有恍如隔世之感。在陳誠（字辭修，國民黨副主席，浙江青田人，後升任國民政府副總統）的幫助下，我先覓屋居住在偏僻的長春路，後來因感覺交通不便，復遷至南昌街台灣銀行後面的一幢日式房子中。由於倉促離家，加上是到海南島三亞看病，所帶的錢物不多，為了緊縮開支我在徐培根及馬鴻逵的幫助下，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學會了煮飯、燒菜、打掃房屋等家務活，開始真正體味到了一個家庭主婦繁忙而瑣雜的生活。

從一九四五年到飄泊來台的五年多的時光中，王士俊將軍一直以長官夫人的禮節對我，兩入分屋而居，有夫妻之名而無其實。特別是在飛離成都之前，王將軍為盡終生護衛我的諾言，拋棄在故鄉所有的財產、親人，以及升官發財的機會，隻身隨我至海南島三亞就醫治病，以至於不名一文飄泊來台。

古人有語：「時竊節乃現」，「疾風知勁草」，在來台後的歲月中，王將軍面對清苦的生活和思鄉的苦楚從未有一句怨言，這種坦蕩的「君子之風」實在令人感動。如果說我一生的感情都全部給了張譚行將軍的話，那麼我嫁給王士俊將軍則是為了「義」，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大義，為了王將軍「大義滅親」的義，情無價，義也無價，五年多時間的風雨與共，同船共濟，使我深深地了解了這個闖進自己生命中來的第二個男人，並對他產生了無限的信賴，在好友陳誠將軍、馬鴻逵夫婦、徐培根一家人的反覆勸告下，飄泊與共，我與王士俊二人在台灣再次舉行了結婚儀式，正式結為夫婦，從此開始了以後兩人長達五年的相依為命的風雨生涯。

### 世態炎涼求助無門

一九五〇年中秋，在丹桂飄香、月圓中天的日子裡，我產下了一個健壯活潑、可愛的男嬰，取名王孝芳。嬰兒的出生給這

個組建不久的家庭帶來了無限的歡樂和笑聲，同時也加重了這個沒有收入家庭的負擔。由成都帶來的不多費用，由於購房和平時的日常開銷，已所剩無幾。王士俊將軍由於經年征戰，身體多有隱疾，加上又曾墜馬負傷禍及腰部，無法服役，自然無處可領薪餉。面對著坐吃山空的慘淡日子，王士俊一方面省吃儉用，開源節流，一方面向自己入股的民生實業公司及舊日好友立法委員趙巨旭創辦的捷華公司致函，請求收回股金，維持生活，誰知對方竟以經營不善、經濟困難等藉口加以拒絕，面對人世間的世態炎涼，人情淡薄，王士俊深為自己不能養活我們而憂鬱內疚。這位早年投身國民革命的辛亥元戎、抗戰名將，竟為後半生的生計所累，無奈之餘，感慨良多。爲了抒發胸境，百無聊賴的王士俊只能沉浸於書卷之中，文武雙全，素有儒將之稱的王士俊，經常寫詩抒發自己對現實生活的憂慮、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以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壯心雄懷，這裡摘錄二首與讀者共享：

(一) 百戰英雄老，青天白日悠；  
此身猶在苦，何日展鴻圖。

(二) 偏安海角惟孤憤，一劍隨身萬斛愁；  
故國雲山勞客夢，聞雞起舞讀春秋。

### 有志難伸鬱鬱以終

一九四五年元旦，王士俊將軍在讀四川老家寄來的家信時因思念故鄉親人，過分激動，竟突然中風倒地，急送空軍總醫院搶救後脫險，經診斷爲輕微的腦溢血，在醫院住院治療一周後即回家怡養，但行動已不甚方便。一九五二年病情再度惡化，以至全身麻木，一年後竟然語言不清、便溺失常。可憐這位能文能武，征戰四方，屢建奇勳的抗戰名將只能在愁雲籠罩、貧困交加中於病榻之上度過自己悲涼淒慘的後半生了……

我剛到台灣，起初爲了彌補家用，不斷將自己的首飾變賣，不久，由於大陸來台人數驟增，市區房價暴漲，便急中生智，做起了出租房子的生意。我首先移居於台北市永康街，將鬧市區南昌街的房子出租給了醫師沈顯昌博士和馬逢周碩士，這樣每月的收入中便多了一份近千元的收入，王士俊病倒之後，我在夫病子幼，存款被凍結的情況下，終日爲生計而奔波，曾有一周三遷住所的記錄，大房子變小，小房子再變小，只是爲了節省開支，獲得一份房租，支撐全家溫飽。我不屈地與命運抗爭著，只希望自己的丈夫早日康復，自己的兒子早日長大成人。

一九五二年王士俊病情惡化後，我嘔心瀝血，照顧無微不至。糟糠之妻不可棄，濡沫之夫又豈可拋？我無悔無怨地盡著一個妻子的責任，成爲王士俊將軍最後幾年的生命支柱，我還要照顧那尚在襁褓中的嬰兒，爲他喂水喂飯，夜不安寢，就這樣一邊牽掛著家中

的病夫幼子，一邊在白天四處奔波於台北的各個地區街道，盡力作一些房地產買賣來維持生計。然而命運的重壓打不垮我，我勤勉與耐心和大大小小的磨難周旋，想盡辦法，維持著一家人（包括從香港輾轉來台的二妹亞珍夫婦）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農曆七月初六日）辛亥元勳，抗戰名將王士俊將軍因腦溢血、心臟病、血中毒等數症併發，經搶救無效，病逝於台北，享年六十六歲。治喪委員會由孫震、楊森等將軍的主持下，火化遺體，暫厝於六張犁公墓，以期將來歸葬西康故鄉。台灣各界人士都送來輓幛、輓聯，其中副總統陳誠送的輓幛是：

「軍麾著績」

張群副秘書長送的輓幛是：

「節概長昭」

何應欽送的輓幛是：

「榮懷忠藎」

王將軍生前舊部、故人紛紛都來拜祭，人們無不爲痛失這位辛亥老人、抗日名將，世態炎涼，一代名將晚境如此淒涼，使這些抗戰老軍人嘆息不已，好友羅列將軍給自己老長官送的輓聯是：

學姜仁兄千古：

赤膽曾照人發揚正氣應無憾，  
忠誠向謀國佑致中興倘有靈。

同鄉孫震將軍和楊森將軍給自己多年征戰的老友所寫贈的輓幛是：

學姜仁兄副總司令千古  
百戰仰功高北定中原峙與共，  
一朝成永訣西望故里不勝愁。

楊森拜輓

學姜學兄千古：

竟一疾罔瘳國土未復難瞑目，  
正萬方多故同胞雪涕為招魂。

弟孫震拜輓

可憐百戰英雄，來台之後，晚境淒慘，撒手西去，僅留嬌妻幼子，無依無靠，拜奠之時，人們看著我和不足三歲的幼子無不惻然落淚，靈堂上「可憐稚子盡無知，猶著麻衣待父歸」的慘景，更使到場者無不落淚，我又一次安排了自己的丈夫，然後，憑藉著頑強的毅力，在友情的幫助下，決心把兒子撫養成成人，告慰王將軍的在天之靈。

### 含辛茹苦育兒成材

在以後的二十多年的時光中，我一直堅韌如頑石一般克勤克儉、撫育小兒成長，從小學到大學，從大學到成家立業，王孝芳的每一步成長無不凝結著母親的汗水和心血。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初中生的王孝芳曾代表中國童子軍出席世界童子軍第十二屆（美國愛荷達州）和第十三屆（日本富士山）露營大會，遊歷美國七州和日本全境向外國少年兒童表揚中國傳統的獅子舞，因優異成績而獲得多種獎狀。一九七四年王孝芳畢業於中國文化學院。一九七六年又獲公費至美

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獲大眾傳播碩士學位，後又在阿歷桑納州立大學修工商管理，回台灣後，任愛富公司、朝代大飯店等五家企業的經理，深得師長同仁的好評，王士俊將軍如若天上有靈，得知這一消息，也會含笑於九泉之下了。

### 奉獻愛心雲遊列國

晚年的我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同時也是一位忠貞的愛國者，雖然我的一生遭受了不少奔波和生離死別的折磨，但我總是願意奉獻社會。當我得知自己兒子參加的童子軍總會在台北無活動中心時，便抽空在家後院中闢出了一間房子作為台北童子軍的活動場所。當兒子代表中國兒童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時，我為籌集旅費，再次搬家，將房子租與別人，用一年租金供兒子走出國門，並反覆叮囑兒子一言一行都代表自己的祖國，務必為國家、民族爭光。

我在《學姜將軍百齡誕辰誄辭——四十年來的國與家》一文中這樣寫道：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生平最恨日本人，因此自我知道日本侵略中國時，即下決心不與日人為友，不買日貨，不花錢去日本旅遊，但日本人的民族性與愛國愛家的精神卻是值得受人尊敬的，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像他們一樣以家為國，以國為家，那麼我們的國家將會永遠強大起來，也將會永遠雄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在來台之前，一直不忘張謇行將軍，

除在成都辦設春筵紀念農場和農工學院外，對張謇行的母親每月仍按時寄去生活費用，以盡為人子的職責。即使來台後仍逢年過節寄去款物以示慰問，而張謇行的撫恤金自己卻一直不忍心去領，那怕在最艱難的日子裡，我也希望張謇行用生命換來的撫恤金，能被國家好好用來做一些有益於大眾的事情，倒是帶至台灣的所有張謇行的遺物，我一直視如生命而珍藏著。即使在經濟最窘困的時候每逢張將軍忌日，我必邀其學友作紀念性之集會，並誦經超昇。一九六四年，在張謇行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際，我認為誦經聚會已缺乏實際上的紀念價值，於是便把每年忌日所用的費用款物交付給軍友總社，設立：春筵紀念獎學金，用來資助優秀的清寒軍人子女，幫助他們求學成才，我只是希望通過設立這個獎學金，能使後代子孫不忘記抗戰中殉難的烈士們，並以他們為榜樣，使我們的國家富強並雄立於東方世界。這樣張謇行將軍就可以含笑於九泉之下了。記者徐謙女士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台灣第八期《空中雜誌》上撰寫的《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訪「春筵獎學金」的捐贈人陳亞芳女士》的文章裡，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因為，她對丈夫的這份情愛，數十年如一日，是偉大的；而她把丈夫的情意，轉變成對軍眷子弟的愛，這就更加偉大了。」

學界泰斗，年過七旬的立法委員李熙謀博士稱讚我如「羊脂美玉般具有真、善、美

的品質」，並計劃投資拍攝一部題為「偉大愛情故事」的抗日戰爭故事片，把我對愛人、國家、民族的忠貞搬上銀幕，教育廣大青年，使其勿忘民族，勿忘國家。

### 難忘故人創校紀念

七十年代初期，我一方面整理張謇行遺稿，撰寫《張將軍謇行烈士傳》，準備把張謇行將軍一生功績編彙成冊，載入史冊，流傳社會。另一方面又積極加入婦女聯合會，積極從事各種社會公益活動，從事婦女公益事業及幼兒教育、老年人護理工作。一九七二年我開始在自己的住所辦起了一個小小的幼稚園，從事幼兒護理的實踐及研究工作，從身體力行的設計，器具購買，到幼稚園的開創及教學，花甲高齡的我都得從頭再學，在法官柯智炫夫婦的幫助下，小小的壁人幼稚園終於誕生了，簡單的房舍，二〇〇多平方米的草坪加上一些極富愛心和教學經驗的教師，使這個幼稚園迅速的壯大發展起來。我針對兒童走路不穩易摔倒的弱點，自己動手設計了一套無角的桌椅設備，獲得了幼兒教育專家們的好評。爲了彌補自己在教學經驗上的不足，我經常觀摩參觀台北市的其它幼兒園，並應世界兒童基金會所辦的社會兒童福利事業訓練所的邀請，親自上彰化八卦山訓練營訓練了三個月，並擔任了三十八期的班長，每天早上六時起床，晚上九時熄燈，過著枯燥而又緊張的訓練生活。記得在受

訓期間，一位政府官員對我以高齡而樂於艱苦訓練而大惑不解，並問我：爲何把創辦的幼兒園叫做壁人幼兒園？我告訴他這是爲了紀念自己的母親胡壁人女士。這位官員竟然詢問是否是我的母親給我留下了一大筆遺產，面對著這種問題，我回答道：「不錯，先母勤儉治家、敦親睦鄰、助貧救急、重義輕利、處事不屈不撓、公正不苟……這些都是她給我們留下的不朽財產，是不朽的典範，偉大的精神遺產，我有吾母爲榮，故以先母之名爲名。」來人頓時面紅耳赤，啞口無言。歷經滄桑的我早已看破名利虛榮，只是希望自己能真正爲社會貢獻一份愛心以盡人責，這又豈是那些追逐名利的官員們所能了解的呢？壁人幼稚園經過我的經營，以設備良好完善，成績突出而迅速引起了台灣乃至於全球各界有識之士的注意。他們紛紛前來參觀和借鑒。不久，美國國務院和世界救世軍機構，英、法皇家衛生機關、比利時、德國等教會學前教育機構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各國政府紛紛邀請我前去講學交流。我在各國政府的盛情邀請下，開始了單槍匹馬，參觀全球各地的壯舉！

###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時許，我自台北松山機場出發，飛越太平洋、橫渡大西洋、上阿爾卑斯山、又入地中海，歷經亞洲、美洲、大洋洲、歐洲，在以後的四年多

時間中，我先後數次出國訪問，與各國的幼兒教育機關，老年人護理機關交流經驗，共同磋商，在接觸中吸收著國外的先進經驗，同時也努力地傳播中國文明的精華。

在歐洲各國遊歷時，每到一周，我除應邀參觀各地的學前教育機構外，還抽空到各地名勝遊覽觀光，並盡量購買紀念品分贈給國內諸友，記得有一次在荷蘭的一個無名小鎮上，我在購買禮品時，發現商標上寫的是「Made in Japan」（日本製造）時，立即要求退貨，當觀光遊客得知我曾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浴血奮戰過的中國軍隊高級將領時，頓生敬意，大家一窩蜂的圍擁過來，尤其當他們得知我堅決不用，也從來沒有用過侵略過自己民族的敵國商品時，熱情的外國朋友竟一起把我抬起來，高聲歡呼、熱鬧的場面十分感人。這件小事使我深深的感受到維護尊嚴，維護風格，對一個身處異域的人之重要，熱愛自己的民族、國家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情。一個人的民族感和國家觀念愈強，愈能獲得外國友人的尊敬與愛戴。

在參觀過的十幾個國家中，我去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就是美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美國，有其先進之處，但人情的商品化和冷漠程度實在令人心寒。在參觀洛杉磯市立育幼園，美國南卡羅州幼稚院時，當地政府曾數次邀請我攜帶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來美國定居、工作，可以立即加入美國國籍，並爲我提供良好的工作、研究環境及經

費。我謝絕了這一頗具誘惑力的邀請。爲了答謝美國友人的好意，把一些研究成果傳授給他們，並邀請他們到中國來參觀、學習。我告訴美國友人：自己是中國人，爲能做爲這樣一個偉大民族中的一員而深感自豪，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它的前途將會像東方初昇的太陽一樣永遠輝煌！

四年多的時光裡，不論是歐洲音樂之鄉的維也納、美國的大峽谷、黑山頭，還是在澳大利亞風光如畫的雪梨劇院，都留下了我的身影。每到一處，我總是忙著參觀各地的幼稚園，與各界同仁交流經驗，與華僑們探討對自己偉大祖國的看法，傳播著我們偉大民族的文明與文化。在各國旅行期間，我心中最難忘的依然是自己的國家，在國外的歷次講演中，我反覆提及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號召廣大青年以愛國興邦爲己任，呼籲國內各教育機構加強對廣大青少年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教育與培養。

在國外的參觀學習過程中，我發現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世界各地包括台灣在內的社會風氣迅速惡化，子女不孝的事情時有發生。老年人的處境越來越惡化，乏人照顧的老年人由於精力、體力、財力的不足，生活無法自理只能在淒慘悲涼中度過自己的晚年，有鑒於此我回到台灣後立即著手創建了一所老年人護理中心。爲了籌集巨額資金，我把自己在最艱苦時期都未捨得出售的家傳乾隆翠璽標價賣出，用所得的資金創辦了一所

規模較大，設備齊全的老年人護理中心——頤樂居，爲老年人提供了一個有人照顧、有醫藥保護，可以安度晚年的場所。護理中心與幼兒園相鄰，老人們平時可以與兒童們一塊生活，使他們在兒童甜美的歌聲中，栽花種竹、作畫下棋，談古論今中安渡晚年。攝影是我自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去南京後在張謇行將軍的指導下學會的，在以後的

幾十年中，每到一處，我總要攝影留念。一九七五年，我首次從歐美返回台灣，曾將自己沿途所拍攝的十餘國風景、民俗的精彩圖片，舉辦了一個兩小時的免費展覽引起轟動。不久，我二次從澳洲、菲律賓歸來時，台灣電信總局曾將我沿途所拍攝的照片借去辦大規模展覽，一時間觀者如雲，人們無不對我壯遊十餘國的舉動感到驚奇！

個人理財好幫手·企業經營好夥伴

# 忠行

國營機構

## 中央信託局

誠信可託

業務項目

- 銀行
- 信託
- 外匯
- 購料
- 貿易
- 儲運
- 人壽保險
- 公務人員保險



忠誠有特性，服務有誠信

總局：台北市武昌街一段49號  
電話：(02)311-1511(80線)